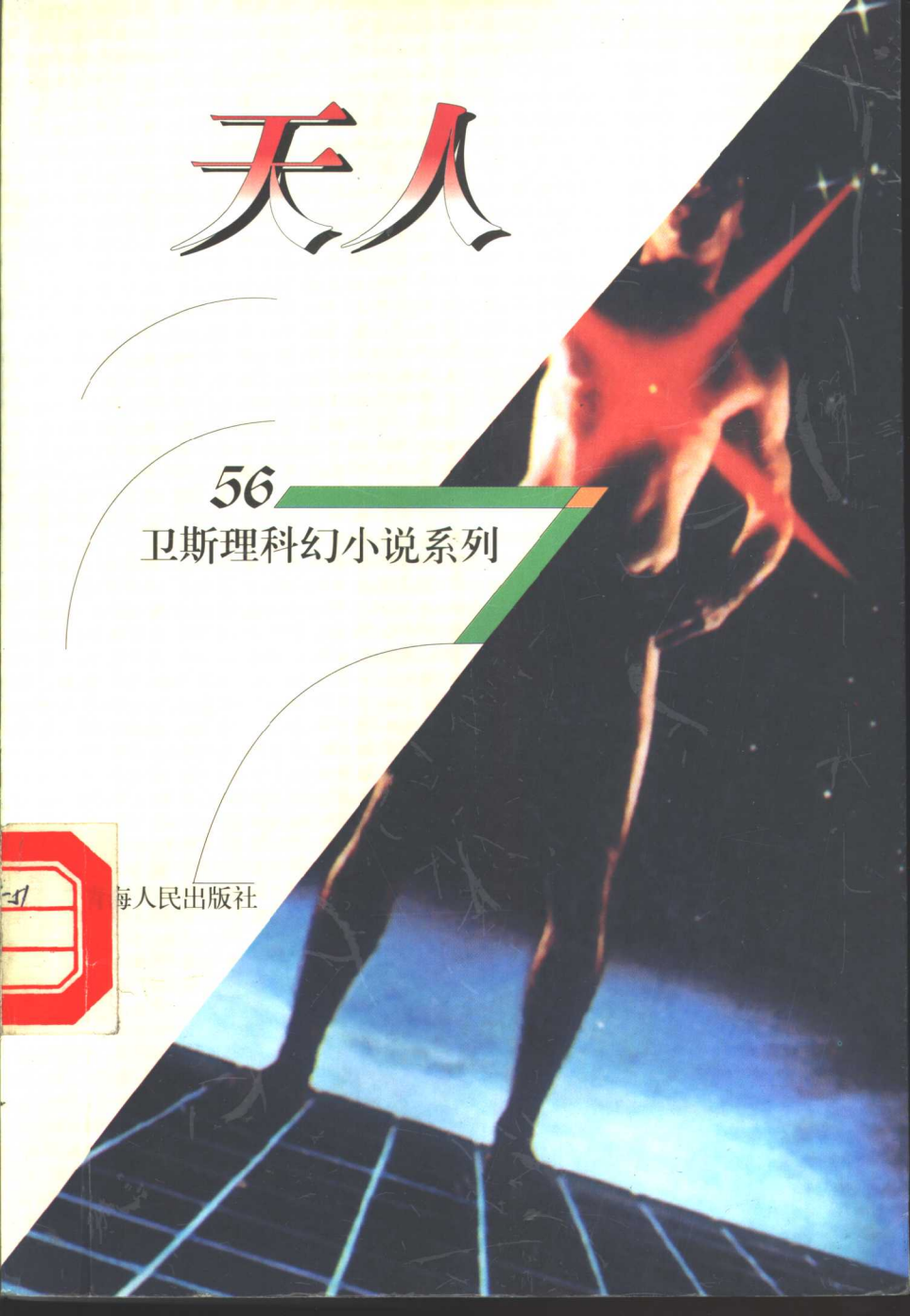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人

56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8-37

1
=56

71953

天人

巴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56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⑤⑥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人的求生极限在哪里？——
被埋在缺氧的泥土中不死？
在无水的死亡沙漠中存活？
能耐过六十个小时的暴风雪肆虐？
《天人》诡谲地凝聚着生存与死亡的秘密。

两件事，发生的时间相隔三十年，地点相距几万里，事情发生时所在的人也全然不同，看来是全然没有关联的，唯一相同的是，两件事同样怪异，而且，深入了解之后，就可以发现两件事之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原林中尉的日记

一九四五年初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盟军和日军在缅甸北部和中国接壤处的战事进入炽热时期，战况极其激烈，每一次战役，双方都出现猛烈的炮火，死伤累累。

在战场上，人的生、死，完全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之中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怪异的事也特别容易发生，但是却也很少有怪异得超过原林中尉的遭遇的。

原林中尉并不是正式的战斗人员，他是一个军医，从军之际，正是大学医科二年级的学生，由于爱国的热忱，弃学从军，已经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生活，早已习惯了尸体。每一次在清理战场，找寻自己部队牺牲者的尸体之际，他都能克制着感情，忍受着那种死亡直接向人袭来的感觉。

可是，这一次却有点例外。原林中尉有记日记的习惯，那一次特别的遭遇，他在事后，在日记中有极其详尽的记载。



四月十七日阴雨（似乎根本没有晴天）

战场向北移，英军、美军和我军组成的联合部队一直在推进，日军一直顽强抵抗，每天都有上百次的接触，天气似乎根本没有晴过，一直在下雨，不知已经有多久未曾踏到坚硬的土地了，每一脚踏下去，都是踏在泥浆上，泥浆渗进皮靴中，使人感到极度的不舒服。

今天，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简直不可能，完全超出人类的医学知识之外。

傍晚，进入一个才发生过剧烈战争的地区，战争在下午发生，歼灭了日军整整一个营，我军方面，也有不少人牺牲，照例要将我军牺牲者的尸体掩埋起来。但是进入战区一看，根本已没有这个必要。猛烈的炮火，令得所有战死者都肢体残破，同时看看是不是还有生还者的希望，但是几乎断绝。

爬过一个深约两公尺的炮弹坑，坑底有不少钢盔、破碎的机械，怪事就在这时候发生。当时天已十分黑暗，停下来将腰际的手电筒解下来、点亮，继续前进之际，才一抬脚，突然发现有东西绊住了脚踝，阻止前进，曲身用电筒一照，天，是一双手，一双手手连着一截小臂，紧紧地抓住了足踝，手指的节骨，因为用力而突了出来！

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极度的震骇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，全身都忍不住发抖！一双手，连着一截手臂，在一个炮弹坑的底部，抓住了脚踝！当时想叫，但张大了口，叫不出来。在手电筒的光芒之下，在勉强镇定下来之后，可以看到，手臂和手并不是断裂下来的残肢，因小臂的延续是在泥土之中。

由于当时的震惊实在太甚，所以一时之间，很难叙述得明白，要等到镇定下来之后，才能发现情形原来并不是太值得骇异。情形很简单，有一个人，整个人全埋进了土里，只有一双手还露在土外，在我经过时，露在土外的手，抓住了我的脚踝。

一弄清了这样的情形，我立时大声呼叫了起来，军医队的队员，纷纷奔进炮弹坑中，有的根本是从泥浆堆中，直滚下来的。我高叫道：“快挖掘，泥土下有人还活着！”

第一个奔到我身边的是一个新入伍不久的学生，为人有点傻头傻脑，他向我立正，大声道：“报告，队长，没有人被埋在泥土之下，还可以活着的！”

我没有和他争辩，只是叫道：“快掘！你没看到他的手，抓住了我的脚踝？”

他低头一看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一面连声答应着，一面立即就蹲下身，用双手挖掘着泥土。泥土很湿软，或是由于不断下雨之故。我也学着他，蹲下身去，用双手挖着泥。

接着，更多队员赶到，有了工具，挖掘的工作进行更快。在开始挖掘之际，那双手——应该说那个被埋在泥土中的那个人的手——一直紧握着我的脚踝，隔着厚厚的皮

靴，也可以感到他的手极强而有力，是一个十分强健的人，才能有这样的力量。

五分钟后，可以看到那人的头部，由于泥土的湿软，那人的五官，几乎全被泥土封住，被水冲成泥浆，流了下来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才松开了我的脚踝。

当那人的上半身完全显露在泥土之外时，我们都已经看出他穿着日军的军官服，是一个日本军官。我和一个队员抓住他的手臂，用尽了气力，才将他自泥土中拉了出来。

将那个人完全拉出来之后，所有在旁边的人，都面面相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心中想的是同一个问题：这个人，怎么可能在绝对不能生存的环境中活了下来？

我之所以要将这件事，在我的日记中记述得特别详细，是因为这件事，实实在在是不可能的，但却又是确切不移的事实。

绝对不可能和事实存在之间，是不是表示着人类的知识有一个缺口？或者说，人类所知的全错了？

当时的环境是一个炮弹坑。我确知这场战役在三小时之后结束，那人会被泥土掩埋，当然是战争还在发生之际的事，那就是说，至少超过三小时了。

泥土十分湿软，就算那人在炮火之中，侥幸地一点也没有受伤，从他被拖出来的情形来看，湿软的泥土已将他的五官完全封住，他根本无法呼吸。而人的脑部只要缺氧三分钟就会导致死亡，这是人所尽知的事实，这个人有什么可能在缺氧三小时的情形下仍然活着呢？

那人是活着的，不但当他的身子还埋在泥土中之际，能

用手抓住我的脚踝，而且，当他整个人被提出来之后，他还试图挣扎着自己站起来，同时，自他的喉际，发出了一阵怪异的叫声，可能他是想讲些什么，但由于他的口中也满是泥土，所以根本发不出正常的语声来，随即，他表现得十分虚弱，身子向下倒去，我立即在他的身后将他抱住叫道：“快抬担架来！”

所有的队员都张大了口，说不出的骇异，我再叫了一声，才有人奔过去，抬了担架来，将那个日本军官抬上了担架。

那日本军官躺上了担架之后，用手揉着眼，像是想看清眼前的情形，我将他的手拉了下来，道：“你还活着，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会还活着的。同时，你已经成为盟军的俘虏，希望你不要乱动！”

我的日语并不是十分流利，但那日本军官显然听懂了，躺着不再动，担架迅速被抬走，我带着其余的队员，继续执行任务，没有什么再值得记的事。

这个在湿土中至少被埋了三小时的日本军官，如何还能活着。真是不可思议。一定有原因的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当战争结束之后，我一定要将这件事，作为我今后一生研究的中心，研究如果有结果，可能使整个人类的医学改观！



原林中尉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记，就是这样。关于这个日本军官，原林中尉还有不少记载，也是用日记形式留下来的，但是可以暂时搁一下，先说一说第二件怪异

的事。

轻见全科医院的规模相当大。轻见，是一个日本相当罕见的姓氏。轻见医院是由于创办人轻见小剑博士亡故而命名的，位于神户东郊。

医院的建筑物之前，是一片相当大的空地，种植着不少树木，这时，正是深秋，一九七八年的深秋。

天气已经相当凉，落叶在空地上，随风飘转，一辆大巴士驶到空地上、停下，自车厢中传出欢乐的笑声，划破了深秋的寂寥。在车身上，挂着一幅白布的横额：“轻见医学院学生实习团”。在车上的年轻人，全是轻见医学院的学生，其中之一，是中国留学生原振侠。

当车子停下来时，原振侠正和几个同学大声在唱歌，车子一停，已有几个同学迫不及待地要下车，井田副教授，一个样貌十分严肃的学者，大声宣布：“请等一等，有几句话要说！”

车厢中立时静了下来，井田副教授清了清喉咙，道：“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到医院中去作的实习，相当特别，各位已经受了三年正式的医学训练，如果不是要求太严格的话，对一般病例，已经可以治理——”

出名调皮的原振侠低声讲了一句：“当然，可惜还要再受两年苦！”

同学都忍着笑，井田副教授瞪了原振侠一眼，想训斥他几句，但是又忍了下来。因为他知道原振侠这个中国留学生能进入轻见医学院，当然入学考试的成绩优异，但是听说，原振侠的父亲和轻见博士是交情十分深的朋友。轻

见博士去年因为一意外而死亡，可是双方的交情人所共知。原振侠虽然调皮，仍不失是一个好学生，所以井田副教授便忍了下来。

原振侠伸了伸舌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井田副教授继续道：“大家到医院的档案室，翻查病案的医疗过程！”

车厢中立时响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议论声，这是极有趣的事，在沉闷的医学课程之中，倒不失是一项调剂。井田副教授讲完之后，示意司机开车门，学生鱼贯下车，走在原振侠这边的，是他的一个同宿舍好朋友，羽仁五郎。五郎悄声问：“原，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死在医院，你捡哪一个人的档案？”

原振侠眨了眨眼，一副神秘的样子，道：“我捡轻见小剑博士！”

学生已经列好了队，由井田副教授带着队，向医院走去，羽仁五郎一听得原振侠这样说，将眼睛睁得特大，道：“什么？轻见博士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啊！”

五郎用肘轻碰了原振侠一下，道：“那像话吗？谁都知道轻见博士是在一桩交通意外中丧生的，车祸发生得极猛烈，一列火车撞上了博士的座驾车，重伤之下，当场死亡，还有什么医治方案可作报告的？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，笑容中充满了狡猾，道：“那才好，我可以偷懒，报告上只要写上：送抵医院，已经死亡八个字就够了！”

五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，这时候，队伍已经进入了医

院的建筑物，带队的井田副教授已向一道楼梯下走去。原振侠将声音压得极低，道：“最主要的是，我不相信轻见博士已经死了。”

五郎陡然一震，失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医院中是应该保持肃静的场所，五郎由于突然的吃惊，那一句话的声音相当大，引得每一个人都向他看来。五郎觉得十分尴尬，忙低着头向前走下了几级楼梯，才对原振侠道：“你又来恶作剧了！”

原振侠的脸上，出现了未有的正经神态，道：“不是恶作剧，是真的！”

五郎发急，道：“可是，去年，你和我，全校学生，都参加过博士的丧礼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，我们也看到过博士躺在棺材里，可是，他可能没有死！”

五郎瞪着原振侠，他和他这个好朋友的性格，截然相反，十分稳重踏实，所以当他瞪着原振侠的时候，不由自主，大摇其头。

原振侠将声音压得更低，道：“一个人可以被埋在泥土中超过三小时而不死，在理论上来说，他也是有可能躺在棺材里一年，而仍然活着！”

五郎叫道：“疯子——”“他才叫了一个字，立时又压低了声音，连叫了七八声“疯子”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是真的，我父亲和轻见博士是好朋友，不知道多少年之前，在緬北战场上认识的！”

五郎双手掩着耳，不愿听，也加快了脚步。

队伍已来到了档案室的门口，档案室主任和几个工作人员在门口表示欢迎，原振侠越队而出，举着手，高叫道：“请把轻见博士的档案给我！”

原振侠这样大声一叫，所有的人都向他望来，原振侠的花样多，在学院中是出名的，几个女学生充满兴趣地望着他，看他又玩什么花样。

原振侠大声回答：“我知道，我想找出重伤致死的原因，也想研究一个人在重伤之后，是不是还可以作最后的努力挽救！”

井田副教授闷哼了一声，心中已决定了不论原振侠如何写报告，都不会给他及格的分。

档案室主任看到副教授没有作什么独特的表示，也就点了点头，向原振侠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原振侠跟在主任的后面，档案室中，全是一个一个的钢柜，其他的同学已经在档案室职员的带领之下，各自随便取了一份档案。原振侠跟着主任，来到一只钢柜前，打开了锁，拉开一个抽屉来，道：“院长被送到医院之际，已经证实死亡，所以只是循例拍了X光片也没有人看过，是不是？谁也不会对死人的X光片发生兴趣的！”

主任自抽屉中取出了一只大大的牛皮纸袋来，纸袋上注明“轻见小剑，尸体X光片，共二十张”。主任将纸袋翻了过来，笑道：“看，真的没有人看过！”

原振侠也注意到了，纸袋的封口上，有着X光室所贴上的薄薄封条。根据医院的规则，如果主治医师或是会诊医师，看过那些X光片的话，要在纸袋后面加以注明、签

字，而且封条也不会完整。如今签名栏中完全是空白的，那就证明没有人看过。

原振侠将纸袋挟在腋下，抬起头，找到了羽仁五郎，他来到五郎的身边，道：“刚才我告诉你的事是真的，是我父亲告诉我的！”

五郎悄声道：“你抽了大麻？”

原振侠轻轻打了五郎一下，道：“才不！我可以将详细情形告诉你，不过你要请我喝啤酒！”

五郎现出极度疑惑的神情来，看来，原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他想。虽然上过他无数次当，但是听他如何胡说八道也很有趣，何况，请他喝啤酒，也很有趣，没有什么大的损失，所以他就点了点头。

井田副教授已经大声在宣布：“每个人都有档案了！先看一下，有问题，尽管提出来。”

原振侠并没有打开纸袋，仍然将纸袋夹在腋下，东走几步，西看两眼，副教授在半小时之后又宣布：“列队回学校，报告在明天就要交上来！”

学生闹哄哄地离开了档案室，离开了医院，回到宿舍。原振侠一直没打开那纸袋，羽仁五郎很用功，一回宿舍，就在桌边，仔细研究他带回来的那份档案。晚上，五郎和原振侠一起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室，当侍者斟满了啤酒，原振侠喝了大大的一口之后，五郎才道：“你可以说说什么三小时被埋在泥土中不死的经过了？”

原振侠当然不能再推辞，他已经喝到啤酒，开始他的叙述，说得很详细。但是他说得再详细，也详细不过原林

中尉在当时事发时所记下的日记。

原林中尉，就是原振侠的父亲。还是来看看原林中尉接下来的日记吧。

这个人已经死了！

四月十八日阴雨（雨看来永远不会停止了）

一天的急行军，向北推进了一百二十公里之多，已经快可以和右翼攻过来的友军会合了，友军的炮火声也已经可以听得到。

胜利在望，心情当然兴奋，但是，又见到了轻见小剑，更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、奇诡的振奋，那是一种极度奇异的感觉，感到我一生的命运，会因此改变。

在激烈的战事中，猛烈无比的炮火之下，几乎没有生还者，也没有俘虏，俘虏只有一个，就是昨天在那样奇特的情形下被救出来的那个日本军官，他的名字是轻见小剑。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，是他自己讲出来的。

昨晚，在担架抬走之后，例行任务进行之际，我一直不断地在想，怎么可能呢？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还活着呢？

所以，当任务一完成，回到驻地之际，我就问：“那个日本军官呢？”

一个队员道：“在，已经将他身上的泥全洗干净，他完全没有受伤，不过不肯说话！”

队员一面说，一面指着一个帐篷，我立时向帐篷走去，这时，正下着密密的小雨，我掀开帐篷，先抹去了脸上的水，就看到他。

他本来坐在一只木箱上，只穿着一条内裤，样子看来

很可爱，看到我，就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轻见小剑上尉，军医官，兵籍号码一三三四七。”

在他被抬走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诉过他，他已经是我军的一个俘虏，他一见到我就这样报告，那是一个俘虏应该做的事。我挥了挥手，令他坐下，道：“你的名字写成汉字——”他立即俯下身，用手指在地上写出了“轻见小剑”四个字。即使是在帐篷之中，地上的泥土也是十分湿软的，要用手指在地上划出字来，是十分容易的事。看到泥土的湿软，我自然而然，想起他被埋在泥土中的事情。一个人员将对他的初步检查交给我，任何稍有医学常识的人，都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健康，十分正常。我心中有很多疑问，不知如何开始才好，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你看来很健康！”

他挺直了身子，道：“是，一直很健康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，被埋进泥土里去的？”

他的神情很惘然，反问道：“我……被埋进泥土？”

我怔了一怔，将我发现他的经过，向他说了一遍，他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是全不记得了。当时，我正替一个伤兵在裹伤，突然间炮弹落下来、爆炸，我就变得什么也不知道了！”

轻见小剑这样回答我的问题，听起来无隙可乘，但是，他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三小时才被发现的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

我接过队员递过来的听诊筒，轻见顺从地俯过身来，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他的健康完全正常，我只好带着疑问离去。